



唐先生文集卷第三

近體詩

雜詩二十首

屏跡舍人巷、灌園居士橋、花開不旋踵、草薶復齊腰、
蛤奕明朝雨、鷄鳴闇夜潮、未能全獨樂、漸里安兼兼
招邀

已絕經年筆、仍閑盡日門、身謀嗟翠羽、人事歎榕
根、蔬食風掀市、樓居水破村、嶺南霜日薄、何得鬢
邊繁

便歸良不惡、未去亦隨緣、戶口知無瘴、誰歌竟有
年、藤牋得句後、桂酒抱愁邊、經術吾衰矣、猶堪舉



力田

不死良難學，全生或可幾。茶隨東客到，藥附廣船歸。棊倦收成敗，書慵卷是非。關心無雜慮，夢竟入精微。

兀坐且如此，出門安所之。手香耕熟後，髮脫草枯時。精力看書覺，情懷舉盞知。炎州無過馬，二子在天涯。

飽食為茶地，深耕覓酒材。翻泥逢暗筍，汲井得飛梅。湖盡船頭轉，山窮屐齒回。田間良自苦，清興亦悠哉。

壯歲日千里，晚途天一方。花纒聊傲世，白袷亦隨

鄉團扇。侵時令方書遣畫長，此間吾所樂。便擬卜林塘。

白日消諸妄，青山對屢空。著書防惡客，學圃問鄰翁。織貝流肌滑，仁頻入頰紅。丹砂落吾手，秋至任飄蓬。

多事定何補，寡言聊自溫。蟹黃嗔止酒，車白勸加飧。濯足樓船岸，高歌抱朴村。愧無麴可禦，只益負君恩。

開窄良難入，閑寬足見容。竹根收白疊，謂竹木杪

得黃封。酒謂柳問季蕪，儒釋交游半。士農行歌村，落晚落日滿携筇。

為農沙子步附保水西鄉隱几江天遠開門佛士
香時情荒徑草楚色淡一作渙梁欲縱高秋目東
偏短作墻

舊物杯中酒新御海上翁百非無一是顯過豈微
功引水江分碧烹丹井為紅幽居亦多事度日不
全空

小市江分破連簿水卷翻到今佛跡在千古鶴峯
尊浮嶠來何處豐湖入數村登臨有何好秋至數
消竟

已分詩驅使寧辭酒過差南烹人釣蛤北信客占
鷓年事侵膚理憂端宿肺家嚮來功業興到晚脈

餘霞

覆載宜然昔寒暄乃爾殊雪曾前歲有地此過那
無煮海鯨鯢動烹山虎豹呼南來何所得詩語帶
嫩隅

夜語不覺夕晨興良獨難加之得外酒晚矣恰朝
殮筍蕨春生著魚蝦海入籃南方禁太飽茗椀直
須寬

海氣東南上野烟申酉間草平連別洞雨轉入他
山道踏魚鹽去樵蕪竹木還西江并北客相對各
蒼顏

水過魚村濕沙寬牧地平片雲明外暗斜日雨邊

晴山轉秋光。曲川長。暝色橫。羣鄉人自樂。耕釣各
浮生。
浪迹蒼梧外。放懷黃木東。人情變髮雪。天色屢頭
風。國計中宵切。家書隔歲通。為儒得愁思。一笑賴
兒童。
萬里非吾土。三年失我常。只愁鳶跼跼。敢作鶴昂
昂。白竹連閩越。黃雲入夜郎。何時返樓息。誰為問
姚娘。

閑居二首

未許幽人曉夢長。朝三親炷佛前香。有詩為愛袁
家渴。無病緣抄陸氏方。身雜關中誰是我。食除蠅

蚤

外。捻隨鄉。白沙翠竹門前路。擬出西郊向草堂。細
細敲門細細磨。老翁方曲畫眠耽。魚陂舊種千
頭。膾桑徑新窠。十畝繒菜足尚堪。分地主米餘。翻
欲供鄰僧。平生雅有乘桴興。咫尺滄溟去未能。

聞勾景山補葺屋丞仍聞李道有得以詩調
之。叢萬里一笑。

人言葺屋似江湖。莫對丞哉歎負餘。別後耳根無
正始。向來紙尾得黃初。可憐鬼谷縱橫口。今讀神
溪縹白書。臣朔許長錢許少。何當天子念公車。

遣興二首

南來不覺而秋砧。覽照驚呼雪滿簪。平日不堪文

館冷暮年更賦武溪深，敢緣三已有愠色，自笑一生能苦心，安得素絲隨里閭，閉鷄走狗任浮沉。八千歧路愁何補，四十光陰死亦宜，此去只堪犀首飲，向來都是虎頭癡。逢時有道其如命，得意無言所恨遲。詩債即今渾倚閣，新篇惟有莫相疑。

甲午元旦

非賢幸脫龍蛇歲，上聖應憐蟻虱臣。憶與政和同度嶺，朝來已點四年春。

春歸

東風定何物，所至輒蒼然。小市花間合，孤城柳外圓。禽聲犯寒食，江色帶新年。無計驅愁得，還推到酒邊。

春日五言二首

啼禽通夢寐，芳草過^此鄰。暖逼花期促，愁牽酒量伸。

去就慙雲鴈，浮沉羨海鷗。妾心花片落，豪氣柳枝柔。

春日七言二首

更與何人共寂寥，竹君時引到溪橋。是家大似東郭子，能使人之意也消。尚有小桃凌嫩女，豈無大杓飲衰翁。老來不復談堅白，醉去猶能愛淺紅。

鄭七玉送子魚

便當權閣六常齋藥竈于傍手自煨須信子魚藏
妙理生令母蟹媿凡才刀頭定向何時得翮眷頻
將好意來老去少陵雖病肺尚堪持此薦寒醅

○見曹送窮以詩留之

世中貧富兩浮雲已着居陶比在陳就使真能去窮
鬼自量無以致錢神柳車作別非吾意竹馬論交只
汝親全半癡今五十欲將知命付何人

鄭二鎔試五羊久而不還問之廣人云已失
解從海道歸潮矣聞之惘然言以此詩

望君挹取哀然首為我迂回長者車壁玉已聞歸
問道足音那復念逃虜卑微官職緣親屈耽驛情

懷賴酒除政使登名似韓子十年曾不補遺餘退

復志賦哀白日之不與吾謀考至今十年其
猶初豈不登名於一科考曾不補其遺餘

驟雨

黑雲驚小市白雨沸秋江聲入家家樹涼傳處處
窓亂流鳴泱泱疊鼓鬧龐龐蘋末清風起斜陽
觀海一陸邦

江漲

秋來雨似澆雨罷水如潮市改依高岸津喧救斷
橋雲陰哭鳩婦池溢走魚苗天意良難測前時早
欲燒

別後定何似、此中難具陳。倦增秋氣爽，老怯曉烟
辛。沸議今方爾，歸期覺愈伸。須煩三絕手，時復餉
清新。

八月十五夜月

應緣人望望，故使出遲遲。幾歲一相見，浮雲寧別
時。吟拚鷄臙膊，玩覺兔迷離。此夕登樓興，非閑有
所思。

夜久睡覺不復能寐，凄然有感。

無復更殘暑，夜深清欲飢。葉飛魂夢數，露重語音知。
月色到秋苦，更深臨曉遲。平生憎墨翟，老去亦
悲絲。

立冬後作

啗蔗入佳境，冬來出興長。瘴鄉得好語，昨夜有飛
霜。籬下重陽在，醕小中至香。西鄰蕉白熟，時致一
梳黃。

端孺糴米龍州州得粳糯數十帳以歸作詩調
之。

倒拔孤舟入瘴烟，歸來百斛瀉豐年。炊香未數神江
白，餅釀滑偏宜佛跡泉。飽去定知頻夢與，醉中何至
便妨禪。憑君為比長安米，看直公車贖幾千。

東鄰二首

即今樂事屬東鄰，歲晚何曾酒盞空。白蜜已輸仍節

近紅藤未動况年豐
宵聽寒梅緩緩消笛聲夜夜到溪橋怪生不似關山
月新向城中得徵招

謾成

雲暗便窓破山寒賴屋低往還天外少早晏雨中
迷書冊開仍闔履聲東復西何嘗有所賦得句旋
安題

聞鄭二對吏五羊

舊交年來路散亡新收鄭子亦遑遑歲云暮矣無雙
鴈我所思兮在五羊獄吏事權先自貴書生蹤跡况
能狂風流人物今餘幾可忍群兒復謗傷

東麓

經旬不見小菴廬忽爾相逢喜欲呼自入秋來更韶
潤却從瘦裏帶敷腴人間信有傷心碧坐上那無滿
眼沽可是清暉解娛客能令腸斷到愚儒

西溪

西溪霜後更沉涵溪上愁人雪半簪市散爭歸橋納
納樽搖不進水潭潭利傾小海魚鹽集味入他村酒
茗耳百里源流千里勢惠州城內有江南

野望

賴有澄江在專供倚杖清水裁偏岸直雲截亂山
平鞞鼓知農隙鷄豚斃歲成却綠搖落後木抄得

孤城

獨遊

是日遊於獨迺情知者誰時光新舊歲節物淺深
枝鷓攫春祠敏鷲窺野燒癡田園有妙理吾悔得
之遲

○ 醉眠

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餘花猶可醉好鳥不妨
眠世味門常掩時光筆已便夢中頻得句拈筆又
忘筌

故游茂先大夫元祐初為唐安守豪逸喜賓
客能劇飲譚笑蓋陳孟公之流今唐安絃索

之盛甲於兩蜀自游使君始後累遷至秦鳳
憲以卒既二十餘年而其子振旅遊嶠南相
過於惠州作此詩贈之

唐安千指錄琵琶故事猶聞蜀叟誇樽酒何人陪北
海練裙今日見西華子歸未得頻芳草我老無成學
種瓜萬里相逢俱白首班荆長語夕陽斜

憫雨

老楚能令畏壘豐此身翻累越人窮至今無奈曾孫
稼幾度虛占少女風茲事會須星有好他時曾厭雨
其濛山中賴有萊糧足不向諸侯託寓公

贈傅士承議

無盡

南歸遷客氣平和，磊落胸中所得多。白日過從唯陸
謂，請宵夢想適維摩。徘徊未忍捐鷄肋，寂寞猶能顧
雀羅。好與鄉人敦薄俗，莫因哺啜負岷峨。

次張天覺見贈韻

別公歸去養天和，見說清朝士已多。裾捨登門何處
曳，頂緣受記昔曾摩。幾時傳說重調鼎，去歲成湯已
解羅。會引鑑湖為故事，要從英主乞三峨。

重陽後一日從無盡泛舟游處士臺故詩人

秦龜從所居

皂河經雨水微船，帖臺根日未斜。三迳就荒悲白土，
一樽相屬對黃花。已將遠眺收平楚，更遣清言到水

嘉要見仙翁頭似漆，請看醉後落烏紗。

和韻

無盡

東湖水露露堤沙，舟過湖心藻斜行。野迳小橋穿竹
巷，烟村疎柳間蘆花。新秔炊熟胭脂白，活鯽珍於丙
穴嘉。飲散肩輿乘皓月，燭籠何用兩行紗。

江陵逢故人宋德粹自播守罷歸南陽以詩
見貽依韻和辭

昔別方初節相逢各素秋，君歸卧龍國我脫雥州。
霜鬢含多事，塵容帶倦遊行藏。端可見歲晚莫登樓，
走剡城西別處厚居正二宗兄會居正出獨
與處厚笑語終日頗有卜鄰之興因屬買田

江陵作此詩

舊交零落半存亡，晚歲荊州得兩唐。
臨別眼中無小謝，再來天外有佗揚。
預後日誅茅地，要近先生避世牆。
會與幽人數晨夕，何能結客少年場。

和觀文相公立春日示詩

閑把流年指工輪，朝來七十五迴春。
一盃願薦喬松壽，四海方依社稷臣。
血氣未嫌辛菜冷，顏容猶稱彩幡新。
清詩小字傳觀處，滿座驚呼覺有神。

生還至宜都逢李六

更把餘年着酒澆，莫談前事廢燈挑。
地緣有語封還止，印為無功鑄復銷。
賴是詩書能卻瘴，到今竟夢亦

聞潮頭西滯去，君休怪尾段無多不奈焦。

舟中

去楚及梅落，過瓊逢麥秋。
既非就國者，判作賈胡留。
心力盤灘盡，年光拋渡休。
移書故山友，慎勿厭勸樓。

北嶽

隻髮莖莖白，孤舟寸寸移。
北嶽方守剡，南畝定何時。
無處謀春酌，佗村傳晚炊。
頻年卧江海，寧卹一灘遲。

何執中挽詞

白壁就黃壤，忘情良獨難。
觀生六十化，比沒九遷官。
筆下無時俗，胸中有歲寒。
雅懷嗟不遂，欲掛死前冠。

王元隱挽詩

雙鬢緇經老，千金食客貧。由來戶外屨，不救甑中塵。
惜此凌雲手，終於入幕賓。何人禪家李，崔篆得崔駟。
悼揚隱之承事

忍能揮淚讀豐碑，平昔脩為我自知。一日不齊無此
理，五行並下記佗時。肯教靈運先成佛，未信王家敢
譽兒。者舊即今零落盡，鶴歸空嘆冢纍纍。

題覽勝閣後破佛

塵侵面相黃金暗，雨入眉毛白玉休。此日爭看大垂
手，遊人誰復小低頭。

將赴闕有感示聃

老畏高門地，慵便下澤車。終然嬰世網，難任受吾廬。

白首趨行在青袍，奉起居平生誇好手。到此不如疏

次韻強幼安冬日旅舍

殘歲無多日，此身猶旅人。客情安枕火，天氣舉盃頻。
桂玉黃金盡，風埃白髮新。異鄉梅信遠，誰寄一枝春。

次韻幼安留別

白頭重踏軟紅塵，獨立鷓鴣行。竟異倫，往事已空誰叙
舊，好詩乍見且新嘗。細思寂寂門羅雀，猶勝累累冢
卧麟。力請宮詞知意否，漸謀歸老錦江濱。

魯國先生文集卷第四

論

名治論

古者一代之興則有一代之治故曰夏后氏尚忠商人尚質周人尚文雖聖人之道不可以名言而施之政事必有稱號可指非但王者如此而一國之治亦然故曰周公治魯尚齒而親親太公治齊尚賢而尊尊自是以來謀謨之臣議論之士亦未有不明當世之治體而識其面目者故漢世每以雜霸自名而晉人亦云以道勝寬和為本今采之為政久矣其所尚者何也士之通經術知古誼者不為不衆日夜講究

治道以遊於世者亦不為不熟其所稱引動以宗周
為言而問以當代治體則茫然不知所以名之惟其
無得於此是以有慕於彼愚誠不自揆蓋嘗妄論之
矣屢不必同要之適足治不必同要之適時故成周
之治任人而國朝之治任法任人者非不用法也以
人為本而輔之以法任法者非不用人也以法為本
而行之以人自古法無全是亦無全非而人之忠佞
智愚賢不肖至為遼絕故任法之世無甚利亦無甚
害而任人之世非大治則大亂矣周時公卿不過數
族周召毛原執政至數百載不絕今之大臣更出迭
入遠者十餘年極矣近者朞月而已雖無累世輔弼

之利亦無妨賢專恣之害矣周之諸侯既錫以土宗
則刑賞生殺之柄悉舉以委之今郡縣之權不過鞭
朴爾過此以往則相顧而議法矣雖無藩屏形勢之
利亦無戰爭侵奪之害矣周時任官必考論人物謂
之量才度德今然矣以資歷為高下以注籍為先後
揭闕于道應法者得之雖無為官擇人之利亦無
好惡徇私之害矣周時取士使之自相推擇謂之鄉
舉里選今又異於此矣蓋自國初以來三易取士之
法然要之不離文字晦名易書暗考而明取之雖無
出長入治之利亦無毀譽比周之害矣其大畧如此
故周之極熾至刑措不用四十餘年典章文物之盛

信有以絕人而晚節禍敗亦足以稱此國家受命百
五六十年間海內晏然如一日者此任人任法之効
也昔者李勣為將無大勝亦無大敗薛萬徹非大勝
即大敗而近世論未嘗將不以英衛為先然則今之
所得多於成周亦明矣而士方歎然不足爭說人主
以成康之隆而不知國朝規模處置所以成就天下
之勢者固已如此非獨不知國朝亦復不知成康矣
何則人有情而法無心情之所在恩恣以之其無心
者漢然而已今者欲成康乎則必脫略文法而一切
任人夫以天下之大利而索之於繩墨之內是猶以
李勣之節制而求徹萬之奇勝終不可冀然與其縮

萬徹之險孰若李勣之持重足任也哉

存舊論

漢時儀注大抵率意制造不應古誼者十至八九其
文采法度略矣然而天下之人見即喜不見即悲中
更王氏之亂廢棄不用者十餘年光武入洛東都之
民始見司隸僚屬歡喜踊躍父老或至垂泣曰不圖
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自是天下翕然歸之相與出力
鋤去禍難以成中興之業而復其宗廟社稷蓋又二
百餘年雖漢之所以復興者不專在是然亦不可謂
無助也且漢官威儀非若三代之盛叔孫所謂非有
周公之學術智識也雜以秦制非復聖人之法也而

遺民見之如盲者復視廢者復起如流浪積歲而返其故鄉見其父子兄弟感槩之極至於咨嗟流涕其得民心如此此何理耶方是之時以三代車服示之吾知其民不復泣矣何者漢之為漢十世於此矣民知有劉氏而已矣救天下於戰國秦項水火之中而措之於安全逸樂之地不數十年海內無事斯民得以養生得以送死得以事其父母而長育其子孫者漢之力也三代遠矣何有於我哉由是觀之古者帝王之興其正朔服色自為一王法而不慕前朝異姓已陳之迹其用意深矣由是觀之國家舊物宜使斯民常見而熟識之以習其耳目而繫其心自非不得

已者不宜輕有改易變置以自絕於民也亦灼然矣向使今日變其一明日變其二祖宗餘澤日益益就盡不在同前不幸而姦人撼之則人心搖而天下去矣古者公卿大夫猶知守其家法至數十世不易其衣冠闕闕豈無隆替而國人信服終莫之敢抗謂之名家舊族而况數百年為天下國家者哉

辨同論

道至於聖人極矣豈容復有異乎然禹之措置如此湯之措置則如此文武周公之措置則又如此使數人者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則論事之際吾意其必有同異者矣寧能盡乎合是猶有辭焉曰時不同

也。若諸子論性，豈復繫於時哉？而孟子之說如此。荀子、楊子之說則如此。韓子之說則又如此。使數夫者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則論事之際，吾意其必有同異者矣。寧能盡合乎？是亦有辭焉。曰：師友不同也。若子夏、子游、曾子、子張之徒，則又將安所護哉？皆出於周末，不得謂之異時。皆受道於洙泗之間，不得謂之異師。請業請益，固旋出處奔走，憂患蓋無適而不同者。凡數十年，不得謂之異論。而交論學如黑白之相反，方圓水火之不相入也。此復何哉？說者以為孔子後學者無所統一，使夫子在學者，且不至此。然吾聞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之所是，卒而非之。

曰：言豈一端而已？夫當有所名也。此一人爾，而有所謂。昔日之言者，有所謂今日之言者。而况於衆口乎？是以先王知群言之不可一也。因使人人得極其說，而不以同異為誅賞。公族大鄉之出於斯時者，亦人人各薦其所聞，而不以同異為喜愠。何者？閨門之內，父子兄弟相與言，而有不可筮人布筮，卜師引龜而參之一從一不從。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寧可罪哉？今為申商之學者，則不然。以謂同心同德者，周人所以興；離心離德者，商人所以亡。刑賞生殺，足以整齊天下，而不能塞異議之口，則非所以一道德而回風俗。噫！古之所謂同心同德者，果謂此耶？吾不

忍聞是說矣。周公之時，朝廷之士為不少矣，而東征之議書稱十夫予翼，則同者寡而不同者衆矣。豈皆小人耶？豈皆誅之耶？夫以周公之權而十人者助之，其勢足以誅鋤群臣之異己者，為有餘矣。鼻息所向，天下其孰敢違？然近於人情，通於物理，忠於王室而推至公於天下者，終不肯為此。何則？駕馭群臣，正恐其雷同耳。奴婢同則家道危，臣下同則人主孤。人主孤而天下之禍可勝講哉？古之人所以貴和而賤同者，慮此。

禍福論

昔之談禍福者，固嘗歸之善惡矣。然其効可睹也。其

始曰為善者必得福，為惡者必得禍。取報於天，如探左契於天下之人，悚然而畏，然為善者果得福乎？為惡者果得禍乎？是特未可知也。言既不効，則遷就其說曰為善者非遷有福也，要久而後吉；為惡者非遷有禍也，要久而後凶。譬之果穀，要待其熟於天下之人，憮然而疑。今君子長者，子孫苗裔不為少矣；而果吉乎？妬民害物，專門為惡者，古亦衆矣；而果凶乎？是亦未可知也。知既又不効，則復遷就其說曰為善者得福，常多不幸而抵禍者，或寡矣；為惡者大槩得禍，幸而免者亦時有之。於是天下之人，啞然而笑。今所謂常得者，果多乎？所謂幸不幸者，果少乎？是亦

未可知也自始至此二易其說而言輒不効則民益解體而矯激之論生焉曰為善者反得禍為惡者反得福自漢以來嘗有是說然蹈道者豈盡得禍乎姦佞險賊不忠不孝者豈盡得福乎其効亦可睹矣吾意以謂禍福出於天善惡出乎人二者不相為謀如五星散行而有時乎相值人見其適相值也而遂引以為常此不可謂合於理矣今世或為善而禍或為善而福或為然而漠然無有禍福其為惡也亦如之不為善不為惡者亦如之要之不可測善乎楊子之言曰脩其善者為善人脩其惡者為惡人善惡之報惟是為有證易稱積善餘慶詩言自求多福書言福

善禍淫孟子言禍福自己求之彼非有失也有為而然也

辨蜀論

自頃諸公論議多以蜀人為疑苟可以防閑阻遏無不為矣吾不知其說也以公孫述嘗有蜀乎是時王即據却鄆盧芳據九原劉永據梁宋隗囂據秦隴而秦豐李憲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以劉氏嘗有蜀乎是時曹氏據河南袁紹據河朔袁術據九江劉表據荊州孫氏據江表而公孫度宋度建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以王孟晉有蜀乎是時劉隱稱南漢李景稱南唐錢鏐稱吳越劉崇稱東而馬商王審知高

季興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議者以謂蜀有劍閣之險白帝之隘是大不然吳有長江魏有城皋趙有井陘燕有飛狐秦有崤函天下之險有甚於蜀者矣而議者又謂蜀有沃野之饒鹽鉄之富是又不然史稱秦地膏腴謂之陸海齊有魚鹽絲麻戰國最為強雄楚通百越擅於江伍湖之利吳人鼓鉄燉鹽通天下天下之富有甚於蜀者矣江左寇盜不止於譙縱山東藩鎮十倍於劉闢并陵之圍難技於均順江津之謀易敗於逢育今天下無事大臣長慮却顧推自昔禍患之所從起而逆閑之此其意則是矣而獨施於蜀則吾不知也

正友論

庾公之斯以朋友之故廢君命而君子不以為私叩輪去金發虛矢以塞責而君子不以為欺鄙况之說其友也其言甚耳而君子不以為險其友為之隨肱隕首覆宗絕祀而君子不以為忍知此二義然後可以言友矣方漢之時呂祿之權為如何其宗族親黨日夜相與思慮計議者為如何國家社稷宗廟之勢為如何而父又劫質其急為如何又安得捨所重以全所輕則以計劫之也固宜彼子濯孺子之事豈至是耶以區區之鄭固非衛之所以存亡而區區之子濯孺子又非鄭之所以強弱敵去而追之茲又國事

之區也者而變乎於其友則在名義為至重此孟子所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勢也何得以呂祿比之夫莫重於金莫輕於羽此雖三尺之童足以知之至於輕重之中又有輕重焉則非通孟子者不能權之矣孟子之書世未有通之者故漢魏之臣如蘇章干禁之徒皆以得已之事親誅其友猶復毅然自謂忠於朝廷而亦莫知其為天下之至惡自是而後一變而相證再變而相告三變而至相誣讎也豈不愈惑哉嗚呼名教之事聖賢談之盡矣患不深考爾君使已誅其友則如之何曰審之禍大則誅之餘者可救則救之可贖則贖之無罪者辨之不可則辭於君要

之不可以執戈友為不善則如之何曰審之禍大則誅其之次痛責而方正之不從則去之其小者則忠告之不從則已終不可棄也夫上則善其君下則善友使君臣朋友之間無不滿焉者豈非人之所欲哉不幸而至於此則古人所以處之者亦有道矣而論者不察以君臣為公指朋友謂之私何其不思之甚歟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曾子曰朋友不信非孝也是相生法也何名為私乎父子兄弟出於天君臣夫婦朋友出於人而父子兄弟夫婦主恩君臣朋友主義則五教之中近於君臣者惟朋友為然故欲知人臣之忠者必於朋友為觀之寧有賊害其友而能

忠於所事者乎是物理之必不然者夫以公心處之何適而非公苟私矣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皆私也寧獨友哉嗟失教之所自出者三而世闕其一曰師其所以為教者五而抑其一曰友

察言論

古之人臣抵掌緩頰說人主以用兵者其言未嘗不引義懷慨豪健俊偉使聽者踊躍激發然奮而從之至考論其心則有為國計者有為身謀者是不可不察也今夫戰則除害於時不戰則遺患於後此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之道思慮深熟利害之形了然於胸中知其決不誤國而後為之若此者為國計非

身謀也張華裴度是已天下既平謀臣宿將以侯就第杜門却掃無所用其奇則瞋目扼腕王昭君爭為用兵之說庶幾有以騁其智勇而舒其意氣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臧官馬武是已國家無事貪財嗜利之臣無所僥倖則必鼓倡兵端以求其所欲兵一動則金錢貨幣玉帛子女何求而不得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陳湯并延壽是已官崇祿厚無所羨慕惴惴然惟恐一日失勢而不得保其所有則必建開邊之議以中人主之欲以久其權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楊國忠是已前侯故將失職之臣負罪憂畏思有以撼動其君則爭議邊功以希後進若此者為身謀

非國計也實憲是已古之人臣逆節已萌而功效未著人心未服則未嘗不因戰伐之功以收天下之望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淵聖溫劉裕是已嗟乎秦漢以來說人主以用兵者多矣或勝或不勝要之為國計者至少為身謀者如此其多途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憫俗論

自古諸侯風俗小大曷嘗不與其國相稱齊地負海膏壤二十里則其俗闊遠寬緩而多智全晉未分時在春秋世最為強國則其俗用意深遠有古帝王之遺風邾魯居洙泗之間泊於齊楚國小而地狹則其

俗亦復齷齪而謹畏今天下大矣堯舜三代之地蓋不至於此民生其間耳之所聞目之所睹體之所安者壯矣而風俗之大不足以稱之有是理否風俗非一事要以人材為本今士大夫達時變識事情警敏有餘矣至於學治道通大體氣力度量足以支久而任重者未可多得是豈無有也而有而不容於時今之建言者類皆薄物細故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而士之所言亦不過趣一切辦治而已非能有益於宗廟社稷計也學術小故無大論議力量狹故無大功名以為上世悉然則前此風俗嘗廣矣當是之時惟恐其疏爾形勢非有不同年表日曆非甚相遠而更病

其隘是必有說矣吾聞江海之水必有吞舟之魚通
邑大都必有千金之家以四方萬里之國而非得恢
廓宏遠之風以充之是猶衣九尺之衣束十圍之帶
高視闊步而血氣不逾中人也可乎建武永平之治
未必不優於西京而風俗不及者正其小也傳曰不
知其形視其影也今百工之所造商賈之所鬻士女
之所服者日益狹隘而一時人物大率精悍而短小
此非其影耶古之化俗惡者可使善邪者可使正今
俗非有他也獨患小爾顧不可使之大乎

議賞論

刑賞為用尚矣自堯舜時已有是說今夏書有之商

書亦有之至周禮為最詳而孔子孟子無取焉以為
上意所向天下靡然而從惟患其過不患其不及故
為人王者示以好惡榮辱足矣何至用刑賞哉天下
無事民各安其性命之情非有夏啓伐國之舉盤庚
涉河之役而重賞以募善痛劾以惧惡此駭民亂俗
之本王者之所深惡也楊子曰民可使觀德不可使
觀刑觀德則純觀刑亂則以吾觀之寧獨刑哉刑賞
皆不可觀而賞為甚秦法斬一首賜爵一級而秦人
賜爵者十室而九方是之時宗室非此者不得附屬
籍而民非此者不得有芬華故閭閻以公乘海其鄉
人即中以上爵傲其父兄世_知觀刑之弊至於亡秦

而不知秦俗之敗正坐觀賞爾高祖以金錢爵邑收天下豪俊此可與創業矣而不可與收守成可與立事矣而不可與善俗何則利者君子之所諱也宋恠也一言及之孟子恐懼變色以為不可訓而况以利誘天下得乎漢道之雜蓋始於此是術也施之衆庶猶若有理焉施之士大夫則過矣古之誓師必以賞戮為言至告群臣則曰用罪罰厥死用德彰厥善謂之德者蓋有恩禮存焉不指謂賞而已不言戮者以士可殺不可辱故也德近義所以待君子賞近利所以待小人古之所以待君子小人故有間矣世稱伯夷叔齊適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

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固虛語也武王周公豈至是哉使誠有此則其見笑也固宜何則貪夫狗利烈士狗名不察其所狗為如何而一切以利啗之豈其志哉是術也施之士大夫猶有理焉施之大臣則又過矣昔平原君用魏無忌兵解邯鄲之圍虞卿為之請封公孫龍曰不可王舉君相趙封君東城非以有功也以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割地不言無功亦自以親戚故也今有功而求益封是以親戚受城而以國人計功也而可乎世以龍為知言吾聞留侯脫節夾策都閨中出奇策取馬邑皆不復益封其所以自待者重矣而朝廷所以處之者亦復有體漢世君

臣惟此為近古哉

魯國先生文集卷第四

魯國先生文集卷第五

記

遊越王臺記

政和元年春吾南還惠州道出番禺明日與客遊越王臺上據北山其高數百尋南臨小海而潢溪橫浦泮柯之水輻輳於其下左右瞻顧則越中諸山不召而自至却立延望則海外諸國盖可彷彿於溟濛杳靄之間吾遊天下多矣登臨之勝未有先於此者此其所以巋然千載雖廢而不毀也歟世言此臺興於漢初廢於元髡之時以吾觀之不然昔樗里子之葬謂南也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吾墓至漢興長樂

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謹按史記秦昭王七年歲
在辛酉樗里子卒漢高帝七年長樂宮成八年營未
央宮是歲癸卯上距辛酉實一百有三年世知二宮
作於高帝之時而不知百年之前樗里子固已言之
於秦昭王之世矣古稱得道至人能知城邑宮殿從
何福業生此非虛語也凡物成就本非一日之所能
為至其變滅亦非一時之能廢業凝而成既泮而敗
其所由来遠矣世無至人故莫識其所從也若樗里
子者豈足名得道哉彼不過以數知之耳蓋萬物本
於道故道能知之不外於數故數亦能知之戰國之
士大抵皆深於數故知來事如此至詰其所從來彼

亦不能言也噫物之廢興妙矣吾何足以知之然於
廢興之理則吾嘗論之孰矣豈偶然哉至如士之所
以成敗得喪彼亦有自來矣豈云云者所能權之哉
正月初五日記

卓錫泉記

人之精神何所不至哉揮戈可以退日搏膺可以
隕霜悲泣可以頽城浩歎可以決石而况於得道者
乎諸妄既除表裏皆空一真之外無復餘物則其精
神之運又何如哉吾遊羅浮至寶積寺飲泉而其寺
僧曰此卓錫泉也昔梁景泰禪師始居此山其徒以
無水難之師笑而不答已而庵成師卓錫于地泉湧

數尺自是得井山中迄今賴之知水者以為甲於嶠南而自梁以來未有紀其事者夫師之為人誠不可得知然吾聞世間萬有皆心想所生而古之學道未有不用定慧得者定則深全慧則流通以深全流通之精神而致吾心想中物如父之使子君之使臣有必得之勢其見於此者特未足多也或曰前世文士如李廣利取恭之徒皆功名進取之人以成敗得喪為心其精神之富不踰常人而喑鳴叱咤飛泉為之湧溢與師無異此何理也曰二人者皆一時貴臣左氏所謂用物精多至於神明方其困於絕域之中感舊激發於萬死一生之時其用意至則與精進一體

唯其出於一切之誠而無定慧之素以故得之艱勤非若師之顧指目使既捷而且逸也嗟乎事之不立也我知之矣志意耗於思慮聰明流於視聽則精神所感不行於父子兄弟之間而尚何有於物苟能全吾之神則雖山石之堅水泉之柔雍容談笑之間堅者可使闢柔者可使激而躍也而獨不得之於人乎吾是以知天下之事無不可立者年月日記

游湯泉記

過水北十餘里得白水山山行一里所得佛跡院中湧二泉其東所謂湯泉其西雪如也二泉相去步武聞而東泉熱甚殆不可觸指以西泉解之然後調適

可浴意山之出二泉專為浴者計哉或說炎州地性
酷烈故山谷多湯泉或說水出硫黃地中即溫初不
問南北今臨潼湯泉乃在正西而炎州餘水未必皆熱
則地性之說固以已失之然以硫黃置水中水不能
溫則硫黃之論亦未為得吾意湯泉在天地間自為
一類受性本然不必有待然後得溫也凡物各求其類
而水性尤耿介得其類則雖數千萬里而伏流相通
非其類則橫絕徑過十字旁午而不相入故二泉之
間不能容尋常而炎涼特異如此蓋亦無足怪者吹
氣為寒呵氣為溫而同出於一口此其證也臨潼之
水在開元天寶時最為知名恩幸寵遇震動一時然

自是以來是非口語亦紛七矣此泉出東南萬里外
非山僧野叟之所遊嬉則騷人遷客之所嘯詠而俳
徊也寵辱何自而至哉為泉記者其肯以此而易彼
乎同遊者三人

佛跡記

巨人迹若干長三肘量闊稱之在湯泉之東瀑布之
西散印於岩石之上深者二肘許前此未有稱者近
時山中實始見之自是稍傳於人而或者以為佛迹
噫此真可謂異矣與漢武帝時東萊緱氏所見可同
日語哉是時天子求神人為長生不死之計厚啗方
士唯其所欲為李廣結髮戰匈奴三十年不能取封

邑而五利為樂通侯汲黯說節願為中郎出入禁闥
不可得而公孫卿為中大夫邸第玉帛金錢車服之
賜莫知紀極而甚者乃至尚主夫利之所在姦偽從
之故當世所謂畫法寶鬲仙人迹之屬大抵皆詐今
此迹出於炎海之濱晦昧於黃茅白葦之中以故不
為世俗所知亦莫之貴此其所以為異何則凡物求
而得之則容有偽焉不求而獲者乃真爾謂之佛
跡雖若無所考然姜嫄之事詩人指為帝武彼亦
安所考哉不過以理知之今夫五嶺之南瘴癘之鄉
民生於其間者既以薄福而放逐居此者又皆罪戾
之餘故諸聖出此以警悟而惆伏之此理亦無足疑

者羅浮比年往々有異跡其拇至數寸而栖禪寺亦
時々見之得非疾者愈劇而救者不得不力歟不然
何其多且數也

寄傲齋記

吾謫居惠州掃一室於所居之南號寄傲齋客指而
笑曰此非取陶淵明之語乎子居京師時何嘗念淵
明能念淵明當不至斥逐今既至此然後區々掇寄
傲之語以名其所居而見意焉晚矣無及也吾愧謝
曰子責我是矣然豈知吾之心哉吾官閭中時嘗考
論晉宋人物至淵明傳慨然有感於吾心時年三十
便有歸歎之興求田問舍親友皆怪之自是以未悅

仰十年雖未即去然田園之樂未嘗一日不繫于心而歸去來辭未嘗一日不飄于口頃任博士自以出處既不與隆替對而迂愚拙直又不能從英俊遊數懇丞相求西南一官以歸蓋將老焉會奇禍作必故不果嗟乎吾志不就類皆如此今雖云云誰復信者信與不信此復何有顧惟鬼神知吾此心爾雖然吾今適四十爾天死吾於此乎復何言哉設不吾死得脫謫籍以歸則吾將以三十年之身窮淵明之樂圃吾名之以日涉之園門吾名之以常閑之扉林吾名之以欣之林谷吾名之以涓之谷壑吾名之以窈窕之壑立吾名之以崎嶇之丘豈特取寄傲之語

名一室而已哉惟詩不近淵明雖近亦不敢作獨得其讀書飲酒之趣亦足以了一生矣收之繅榆猶足以補東隅之失也傳不云乎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古人豈欺我哉年月日記

闡茶記

政和二年三月在戍二三君子相與闡茶于寄傲齋予為取龍塘水烹之而第其品以某為上某次之某閩人其所費宜得而又次之然大較皆精絕蓋嘗以為天下之物有宜得而不得不宜得而得之者富貴有力之人或有所不能致而貧賤窮厄流離遷徙之中或偶然獲焉所謂尺有所謂短寸有所長良不虛

也唐相李衛公好飲惠山泉置驛傳送不遠數千里而近世歐陽少師作龍茶錄序稱嘉佑七年親亨明堂致齋之夕始以小團分賜二府人給一餅不敢碾試至今歲之時熙寧元年也吾聞茶不問團鏐要之貴新水不問江井要之貴活千里致水真偽固不可知就令識真已非活水自嘉祐七年壬寅至熙寧元年戊申首尾七年更閱三朝而賜茶猶在此豈復有茶也哉今吾提瓶走龍塘無數十步此水宜茶昔人為以不減清遠峽而海道趨建安不數日可至故每歲新茶不過三月至矣罪戾之餘上寬不誅得與諸公從容談笑於此汲泉煮茗取一時之適雖在田野

孰與烹數千里之泉流七年之賜茗也哉此非吾君之力歟夫耕鑿食息終日蒙福而不知為之者直愚民爾豈我輩謂耶是宜有所紀述以無忘在上者之澤云

射象記

政和三年三月乙卯有象逸於惠州之北門惠人相與攻之操戈戟弓弩火炬者至數百人而空手傍觀鼓噪以助勇者亦以千計既至皆巡不進有監稅象順國者邕州邊人以趨捷自矜短衣踴躍挾數十矢射之中項背如鬣毛象龐然不動徐以鼻卷去最後中左耳流血被面象怒馳之順國棄弓反走未數

步象以鼻鉤其膝盤之於地蹂踐之衆潰走散象亦
緩七引去少馬吏卒就視則順國已碎首折脅陷胸
流腸死矣吾時方食聞之投箸歎息嗟夫使象得入
城則鼻之所觸齒之所拂足之所蹴豈復有邑屋居
民聚落也哉為萬人排難而以身死之此吾所以
歎也然吾聞交趾捕象必用機穽未有直決者吾嘗
識形其矣其五如屋其卧如堤其行如舟是豈可與
力競也哉若人者可謂愚矣此吾所以又歎也然向
使百數人者叶心戮力齊奮而共擊之亦未必不勝
脫令不勝者猶當不至於此此吾所以又歎也雖然古
之不量事力奮區區之忠以排難救人為己任而困

於無助以至碎首折脅陷胸流腸而死者亦安可勝
數凡有志而無成皆音是也何獨此哉此吾所以又歎
也作射象記

李氏山園記

伯陽甫續史記後三百年而老聃伯陽為柱下史後
世因以伯陽甫為伯陽則二人為一人矣范武子晉
士會也而古今人表置士會於中上列范武子於上
中則一人為二人矣豈惟人哉龍目一名益智而益
智非龍目龍目出海南山谷間味耳益智出西域味
辛而廣雅曰益智龍目也則物為一物矣枇杷蘆
橘一也而上林賦曰蘆橘夏熟黃柑橙夏棗枇杷檮

柿亭祭厚朴則一物為二物矣。夫父祖之事子孫有不
及知。州里之物耆舊有不遍睹。而况述千載之上。數
千萬里之外者乎。亦何能失無耶。吾南遷惠州。寓居
城南李氏之山園。高下數十畝。草木華實無所不
有。而龍目盧橘為特盛。吾兄弟甥舅無日不往來。逍
遙於其下。而笑舊說之謬。蓋嘗以比伯陽甫。范武子
之事。而為之歎息。因書其事。使後世知有是園。又知
吾嘗遊戲於此。又知著述不可以不慎。而學諸子百
家之言者。亦知其有得有失。而審所取。

水東廟記

廟中神像二。其一介冑按劍而坐者。曰興祚王。其一

烏巾紫欄端笏而坐者。曰泰民王。觀興祚之名。疑南
漢時所封。而不敢遂以為然者。蓋無所考也。吾始至
惠州。屏居於南山之上。北望西江之東。林木之間。夜
夜有燈煜然。里人曰。此水東靈廟也。吾聞之。悚然禱
焉。自是感於精神。發於夢寐者。非一。以其事近怪。故
不欲悉書。而要之靈應卓然。有不可不信者。然吾嘗
聞之。易矣。凡天道之所虧益。地道之所流變。鬼神之
所禍福。與人之好惡。大抵相似。吾今以無狀。不肖。獲
罪於世。至於中原之大。無所容其軀。而竄伏於五嶺
之南。羅浮之東。披黃茅而居者。五。後二年。歸則其見
惡於人。也可謂極矣。方是之時。雖吾之心。亦復自惡。

而神獨眷_匕如此意者鬼神之中亦有異好者乎抑亦捨其迹而求其心憐其窮厄而忘其罪戾亦如吾君所以寬而不誅已棄而復收之意乎不然何其與易相反神之威德始於神江被於瀕流數百里之間故神江鐵步水東皆有廟而水東廟為特盛然皆不在祀典故或者以為疑夫以祀典而論鬼神猶以闕閱而論人物也便謂之盡可乎此亦無足疑者政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眉山唐某記

易庵記

客問陶隱居吾欲注周易本草熟先隱居曰易宜先客曰何也隱居曰注易誤猶不至殺人注本草誤則

有不得其死者矣世以隱居為知言與吾之說太異蓋六經者致治之本草也漢時決疑獄斷國論悉引經術茲豈細故而易言哉本草所以辨物六經所以辨道_匕者物之所以生物者人之所資以為生一物之誤猶不及其餘道術一誤則無復子遺矣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本草之誤豈至是哉注本草_匕草誤其禍疾而小注文經誤其禍遲而大隱居注本草矣故知本草之難為而未嘗注經故不知經為尤難而不可率易如此世以不服藥為中醫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吾用易不審陷禍幾死今幸間廢方且據庵熟讀而深思之復書此記二本

其一以自警其一以寄二子焉年月日記

書大鑒碑陰記

曹溪大鑒禪師碑元和中和邠州文紹聖中蘇定武書前長老辨公立石至崇寧初此碑坐累毀去今長老和更公書而刻之唐子曰大鑒之道不以文而重輕柳州之文不以字而隱顯辨公以大鑒之道柳州之文定武之書三法和合以成此碑使善書者因字以求文好文者因詞以求道其意以為更相發明而不知其適足以相累何則志於字者見字而不見文志於文者見文而不見道安在其為更相發明終去其一而二皆病此和合之患也今子復以柳州之文

文配大鑒之道雖無前日字畫之累亦安能免於所謂和合者哉雖然是間盖有理焉文寄於字是字而非文道寓於文是文而非道三法雖和合體相各差別眼色合為見色雖去而視存耳聲合為聞聲雖亡而聽自若也既不能相為用矣又烏能相為累哉和喜曰然請書子言吾刻之碑陰



